

# 秋与花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# 歌与花

刘浏 和谷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125 字数 63,000

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274 定价：0.34 元

# 目 次

## 渔 父 曲

刘 浏

一 战 讯	( 3 )
二 渔 家	( 5 )
三 芦 荡	( 9 )
四 锣 声	( 14 )
五 红 鲤	( 18 )
六 滩 头	( 20 )
七 察 访	( 22 )
八 对 策	( 25 )
九 土 屋	( 29 )
十 凝 望	( 32 )
十一 南 湾	( 33 )
十二 图 布	( 38 )
十三 告 别	( 39 )

十四	掩 护	( 43 )
十五	岩 洞	( 46 )
十六	抢 渡	( 53 )
十七	重 逢	( 58 )
十八	奇 袭	( 62 )
	尾 歌	( 68 )

## 玫 瑰 花

### 和 谷

序 诗	( 73 )
第一章 告 别	( 74 )
第二章 埋 藏	( 82 )
第三章 搜 查	( 89 )
第四章 力 量	( 93 )
第五章 意 志	( 98 )
第六章 探 监	( 105 )
第七章 忍 耐	( 111 )
第八章 爆 发	( 116 )
第九章 酒 歌	( 122 )

# 渔 父 曲

刘 潼



## 一、战讯

一九四七年，  
时值深秋天。  
黄河水，激浪翻。  
刘邓大军下河南！  
兵临北滩头，  
马到中条山。

风箫箫，秋水寒；  
旗猎猎，红大川！  
黄河激浪鼓征帆，  
涛声直扑十里滩……

南岸陕州城，  
守敌慌一团，  
抓丁拉夫修工事，

白天街巷也戒严。

刑讯公堂里，  
酷刑绝人寰；  
杀人布告上，  
血迹照人眼。

百步一道岗，  
处处缉查站；  
明碉和暗堡，  
紧锁百里滩。

铁丝网，  
缠沙丘，裹城垣；  
探照灯的光柱，  
在河面盘旋……

夜深沉，  
古城人未眠。  
来自北岸的曙光啊，  
正透进人们心田。  
古塔、南泉；

街巷、城关，  
和苦难的人民一起，  
睁大渴盼的双眼；  
一颗颗不能忍耐的心啊，  
正越过黄河，  
飞向希望的北岸……

## 二、漁家

古滩头，  
窑洞房，  
一个鱼篓，  
一张网，  
一床破被褥，  
夜伴风涛响……  
住着渔父和老伴，  
相依为命度时光。

六十年啊，  
六十年的黄河风，  
塑造渔父古铜色的面庞；  
六十年的黄河浪，

打出渔父古铜色的胸膛。

银须飘飘，  
似黄河的波纹；  
两目炯炯，  
如滩头的阳光。

今夜啊，  
老渔父紧贴土窗。  
深邃的两眼，  
闪耀着喜悦的光芒。  
他啊，他，  
久久向北岸眺望。

救星啊，  
隐蔽那座山？  
大军啊，  
扎营那道梁？  
征帆啊，  
几时渡天险？  
亲人啊，  
何日到身旁？

难卧床啊，  
心激荡！  
六十年的滩头路，  
六十年的血泪账，  
历历涌心房……

祖辈是漁家，  
耕耘黄河浪。  
鱼儿打过千万尾，  
岁岁吞菜又咽糠；  
侥幸落个鱼鳞钱，  
一道渔税又卷光……

望波涛，  
忆爹娘；  
生伴黄河水呀，  
尸裹黄河浪。  
到死没有葬身地，  
黄泥滩头筑坟岗。  
对着黄河叹一声，  
黄河挥泪走东方……

曾有儿和女，  
如今两茫茫——  
儿抗渔税遭追捕，  
音迹浩渺走他乡；  
女儿被辱含愤死，  
泣声呜咽绕屋梁……

望眼欲穿更向谁？  
一座火山埋胸膛……

埋胸膛啊，  
埋胸膛！  
亲人重兵临古城，  
胸中火山喷岩浆！  
八年前的老交通啊；  
烽火犹在眼前亮——  
做向导，摇橹桨，  
送情报，探敌防；  
如今黄河百里滩，  
征帆又鼓心头浪，  
昨夜接受新任务，

胸中重摆新战场！

单等月西沉呀，  
金星挂天窗，  
跃身出土屋，  
潜入芦苇帐。  
迎接北岸侦察员，  
侦破敌窟扫魔障！

兴奋染双颊，  
红云透鬓霜，  
一颗突突跳动的心啊，  
飞到滩尾芦花荡……

### 三、芦 荡

茫茫的黑夜啊，  
月儿坠下山梁，  
一处、两处磷火，  
闪着暗绿的莹光。

茫茫的黑夜啊，

大地沉入梦乡，  
留下风儿的鼾声，  
留下无限荒凉。

茫茫的黑夜啊，  
城未眠，枪影晃。  
远处几声犬吠，  
汪汪！汪汪！

古滩草丛中，  
隐秘山道上，  
是谁在走动？  
悄悄无声响！  
飘飘，如一片叶，  
轻轻，似一朵浪……

过碉堡，绕哨岗，  
避关卡，穿铁网。  
甩脱巡逻队的脚步，  
躲过探照灯的目光。

忽停，忽晃；

忽下，忽上。  
忽而“化”成一块石，  
忽而溶入滩头浪，  
忽而倚树撑绿伞，  
忽而钻入青纱帐……

飘啊飘下河滩尾。  
落啊落到芦花荡，  
苇丛开扉迎敌人，  
一阵问候沙沙响……

邀请黄河风，  
秋风十里滩，  
替咱觅音响；  
邀请黄河水，  
秋水波粼粼，  
替咱寻影象……

大军侦察员啊，  
为啥还没到？  
约定苇丛中，  
苇丛空荡荡……

忽然一个黑点，  
在水面轻晃，  
莫非鱼儿出水面？  
莫非水鸟在低翔？

不是水鸟叫啊，  
不是水鸟翔，  
是接头的暗号，  
飘在水面上。

不是水鸟叫啊，  
不是水鸟唱，  
是渔父和侦察员，  
相见芦花荡。

渔父望亲人；  
话儿心里藏，  
握住亲人一双手，  
首先谈情况：

“这几夜，

南岸在动荡，  
敌人夜行车，  
车队几里长；  
不知运什么，  
直下滩头上。  
戒备很森严，  
岗哨摆路旁。  
昨夜忽平静，  
不知啥花样……”

“对，我这次的任务，  
就是要弄清这个情况。  
估计是敌人新增加工事，  
埋伏河滩上。

“你的任务，  
送我过卡口关防。  
后天这个时间，  
相会这个地方。  
把最新情报，  
送进我军营房。”